南華真經注疏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十一

河　南　郭　象　註
唐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外篇馬蹄第九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齕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

註駑驥各適於身而足

疏齕齧也踐履禦扞翹舉也夫蹄踐霜雪毛禦風寒飢即齕草渴即飲水逸豫適性即舉足而跳躑求稟乎造物故真性豈願

羈馵皁棧而馬服養之手況萬有參差咸資素分安排任性各得逍遥不矜不企即生涯可保

雖有義臺路寢無所用之

註馬之真性非辟鞍而惡乘但無羨於榮華

疏義養也謂是貴人養衛之臺觀也亦言義臺猶靈臺也路大也正也即正寢之大殿也言馬之為性欣於原野雖有高臺大殿無所用之況清虛之士淳樸之民樂彼

茅茨安菼蘧牖假使丹楹刻桷於我何為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雒之連之以羈馽編之以皁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

註有意治之則不治矣治之為善斯不善也

䟽列子云姓孫名陽字伯樂秦穆公時善治馬人燒鐵炙之也剔謂翦其毛刻謂削其蹄絡謂著籠頭也羈謂連枝絆也馽謂約前兩脚也皁謂槽櫪也棧編木為椗安

馬脚下以去其濕所謂馬牀也夫不能任
馬真性而横見燒剔既乖天理而死者已
多況無心徇物性命所以安全有意治之
天年於焉夭折

飢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橛飾之
患而後有鞭筴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

註夫善御者將以盡其能也盡能在於自
任而乃走作驅步求其過能之用故有不
堪而多死焉若乃任駑驥之力適遲疾之
分雖則足迹接乎八荒之表而衆馬之性

全矣而或者聞任馬之性乃謂放而不乘
聞無爲之風遂云行不如卧何其往而不
返哉斯失乎莊生之旨遠矣
踈撅銜也謂以寶物飾於鑣也帶皮曰鞭
無皮曰筴俱是馬杖也夫馳驟過分飢渴
失常整之以銜軛齊之以鑣轡威之策筴
而求其以分外之能故駑駘不堪而死巳
過乎聖智治物其損亦然
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
踈範土曰陶陶化也亦室也埴黏也亦土

也謂陶者善能調和水土而爲瓦器運用
方圓必中規矩也
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
疏鉤曲也繩直也謂匠人機巧善能治木
木之曲直必中鉤繩
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鉤繩哉
疏土木之性禀之造物不求曲直豈慕方
圓陶者匠人浪爲臧否
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
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

註世以任自然而不加巧者爲不善於治也揉曲爲直厲駑習驥能爲規矩以矯拂其性使死而後巳乃謂之善治也不亦過乎

疏此總舉前文以合其譬然世情愚惑以治爲善不治之爲僞僞莫大焉

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

註以不治治之乃善治也

疏然猶如此也莊子云我意謂善治天下不如向來陶匠等也善治之術列在下文

○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

註夫民之德小異而大同故性之不可去者衣食也事之不可廢者耕織也此天下之所同而爲本者也守斯道者無爲之至也

疏彼民黎首也言蒼生皆有真常之性而不假於物也德者得也率其真常之性物各自足故同德郭象云性之不可去者衣食事之不可廢者耕織此天下之所同而爲本也守斯道也無爲至矣

一而不黨命曰天放

註放之而自一耳非黨也故謂之天放

疏黨偏也命名也天自然也夫虛通一道亭毒群生長之育之無偏無黨若有心治物則乖彼天然直置放任則物皆自足故名曰天放也

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視顛顛

註此自足於内無所求及之貌

疏填填滿足之心顛顛高直之貌夫太上淳和之世遂初至德之時心既遣於是非

行亦忘乎物我所以守真內足填填而處無爲自不外求顚顚而遊於虛淡

當是時也山無蹊隧澤無舟梁

註不求非望之利故止於一家而足蹊徑隧道也舟船也當是時即至德之世也人知守分物皆淳樸不伐不奪徑道所以可遺莫往莫來船橋於是乎廢

萬物群生連屬其鄉

註混芒而同得也則與一世而淡漠焉豈國異而家殊哉

疏夫混芒之世淳和淡漠故無情萬物連接而共里閭有識群生係屬而同鄉縣豈國異政而家殊俗哉

禽獸成群草木遂長

註足性而止無吞夷之欲故物全

疏飛禽走獸不害所以成群蔬草果木不伐遂其盛茂

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烏鵲之巢可攀援而闚

註與物無害故物馴也

○疏人無害物之心物無畏人之慮故山禽野獸可羈係而遨遊鳥鵲巢窠可攀援而窺望也○

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

疏夫徇物邪僻爲小人履道方正爲君子既而巢居穴處將鳥獸而不分含哺鼓腹混群物而無異於何而知君子於何而辯小人哉

同乎無知其德不離

註知則離道以善也

疏既無分別之心故同乎無知之理又不以險德以求行故抱一而不離也

同乎無欲是謂素樸

註欲則離性以飾也

疏同遂初之無欲物各清廉異末代之浮華人皆淳樸

素樸而民性得矣

註無煩乎知欲也

疏夫蒼生所以失性者皆由滯欲故也既

而無欲素樸眞性不喪故稱得也此一句。總結已前至德之美者也

及至聖人

註聖人者民得性之迹耳非所以迹也此云及至聖人猶云及至其迹也

蹩躠爲仁踶跂爲義而天下始疑矣澶漫爲樂摘僻爲禮而天下始分矣

註夫聖迹既彰則仁義不眞而禮樂離性徒得形表而已矣有聖人即有斯弊吾若是何哉

疏自此已上明淳素之德自此已下斥聖迹之失及至聖人即五帝已下行聖迹之人也蹩躠用力之貌踶跂矜恃之容澶漫是縱逸之心摘僻是曲拳之行夫淳素道消澆偽斯起踶跂恃裁非之義蹩躠夸偏愛之仁為漫澶貴奢淫之樂摘僻尚浮華之禮於是寓內分離蒼生疑惑亂天之經自斯而始矣

故純樸不殘孰為犧樽白玉不毁孰為珪璋

疏純樸全木也不殘未彫也孰誰也犧樽

酒器刻為牛首以祭宗廟也上銳下方曰珪半珪曰璋此略舉譬喻以明澆競之治也

道德不廢安取仁義

疏此合譬也夫大道之世不辯是非至德之時未論憎愛無愛則人心自息無非則本迹斯忘故老經云大道廢有仁義矣

性情不離安用禮樂

疏禮以檢迹樂以和心情苟不散安用和心性苟不離何勞檢迹是知和心檢迹由

乎道喪也

五色不亂孰爲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

註凡此皆變樸爲華棄本崇末於其天素有殘廢矣世雖貴之非其貴也跡夫文采本由相間音樂貴在相和若各色各聲不相顯發則宮商黼黻無由成用此重起譬却證前旨

夫殘樸以爲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爲仁義聖人之過也

註工匠則有規矩之制聖人則有可尚之

迹

跡此總結前義夫工匠以犧樽之器殘淳朴之木聖人以仁義之迹毀無爲之道爲弊既一獲罪宜均

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踶馬知已此矣

註御其真知乘其自陸則萬里之路可致而群馬之性不失

踶靡摩也順也踶踏也已止也夫物之喜怒禀自天然率性而動非由矯僞故喜則

交頸而靡順怒則分背而踶踏而馬之知
解適盡於此食草飲水樂在其中矣
夫加之以衡扼齊之以月題而馬知介倪闉
扼鷙曼詭銜竊轡
疏衡轅前横木也扼又馬頸木也月題額
上當顱形以月者也介獨也倪睥睨也闉
曲也鷙抵也曼突也詭詐也竊盜也夫馬
之真知唯欣放逸不求服飾豈慕榮華既
而加以月題齊以衡扼乖乎天性不任困
苦是以譎詐萌出睥睨曲頭絓扼抵突御

○八竊轡即盜脫籠頭詭銜乃吐出其勒良○
由乖損真性所以矯僞百端者矣
故馬之知而能至盜者伯樂之罪也
註馬性不同而齊求其用故有力竭而態
作者
䟽態姦詐也夫馬之真知適於原野馳驟
過分即矯詐心生詭竊之態罪歸伯樂也
夫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
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已此矣
註此民之真能也

疏之適也赫胥上古帝王也亦言有赫然之德使民胥附故曰赫胥蓋炎帝也夫行道之時無爲爲之世心絶緣慮安居而無所爲率性而動遊行而無所往既而含哺而熙戲與嬰兒而不殊鼓腹而遨遊將童子而無別此至淳之世民能如此也

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縣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踶跂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

註其過皆由乎迹之可尚也

疏夫屈曲折旋行禮樂以正形體高懸仁義令企慕以慰心靈於是始踶跂自矜好知而興矯詐經營利禄爭歸而不知止噫聖迹之過者也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十一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十二　　綠六

河南郭象註

唐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外篇胠篋第十

將為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為守備則必攝緘縢固扃鐍此世俗之所謂知也

疏胠開篋箱囊袋攝收緘結縢繩也扃關鈕也鐍鎖鑰也夫將為開箱探囊之竊發匱取財之盜此蓋小賊非巨盜者也欲與守備其法如何必須收攝箱囊緘結繩約

○堅固扃鐍使不慢藏此世俗之淺知也

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緘縢扃鐍之不固也然則向之所謂知者不乃為大盜積者也

註知之不足恃也如此

跡夫攝緘縢固扃鐍者以備小賊然大盜既至負揭而趨更恐繩約關鈕之不牢向之守備祇為盜資是故俗知不足可恃

故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知者有不為大道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

䟽夫體道大賢言無的當將欲顯忘言之理故曰試論之曰夫世俗之人知謨淺近顯迹之聖於理未深既而意在防閑更爲賊之聚積雖故官世翻爲盜之守備而信有不爲者欲明豈有不爲大盜積守乎言其必爲盜積也

何以知其然邪

䟽假設疑問發明義旨

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犬之音相聞罔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剌方二千餘里

跡齊即太公之後封於營丘之地逮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百姓殷實無出三齊是以雞犬即鳴吠相聞鄰邑即棟宇相望囹圄布以事畋漁耒耨刺以脩農業境土寬大二千餘里論其盛美實冠諸侯耒耜也耨鋤也

闔四境之内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

疏夫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故邑封土祠曰社封稷祠曰稷稷五穀之長也社吐也

言能吐生萬物也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四爲邑又云五家爲比五比爲閭五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鄭玄云二十五家爲閭二千五百家爲州萬二千五百家爲鄉也闔合也曷何也而四境之內三齊之中置此宗廟等事者皆放効堯舜以辯聖人立邦國之法則也

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

註法聖人者法其迹耳夫迹者已去之物

非應變之具也奚足尚而執之哉執成迹○以御乎無方無方至而迹滯矣所以守國而為人守之也

疏田成子齊大夫陳恒也是敬仲七世孫初敬仲適齊食采於田故改為田氏魯哀公十四年陳恒弑其君君即簡公也割安平至于郎邪自為封邑至恒曾孫太公和遷齊康公於海上乃自立於齊侯自敬仲至莊公凡九世世知齊政自太公威王三世為齊侯通計為十二世莊子宣王時人今

不數宣王故言十二世也

所盜者豈獨其國邪幷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

註不盜其聖法乃無以取其國也

疏田恒所盜豈唯齊國先盜聖智故得諸

侯是知仁義陳迹適爲盜本也

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

疏田恒篡竊齊國故有巨盜之聲名而位

忝諸侯身處唐虞之安樂

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

○

䟽子男之邦不敢非毁伯侯之國詎能征伐遂胤冑相繫宗廟遐延世歷十二俱如前解

則是不乃竊齊國并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

註言聖法唯人所用未足以爲全當之具䟽揭仁義以竊國資聖智以保身此則重舉前文以結其義也

甞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

疏重結前義以發後文也

何以知其然邪

疏假設疑問以暢其旨也

昔者龍逢斬比干剖萇弘胣子胥靡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

註言暴亂之君亦得據君人之威以戮賢人而莫之敢亢者皆聖法之由也向無聖法則桀紂焉得守斯位而放其毒使天下側目哉

疏龍逢姓關夏桀之賢臣爲桀所殺比干

○王子也諫紂紂剖其心而視之萇弘周靈王賢臣說苑云晉叔向之殺萇弘也萇弘數見於周因群遺書萇弘謂叔向曰子起晉國之兵以攻周以廢劉氏以立單氏劉氏謂君曰此萇弘也乃殺之胣裂也亦言胣刳腸靡爛也碎也言子胥遭戮浮屍於江令靡爛也言此四子共有忠賢之行而不免于戮刑者為無道之人恃君人之勢賴聖迹之威故得躓頓忠良肆其毒害

故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

疏假設跖之徒類以發問之端

跖曰何適而無有道邪

疏此即答前問意道無不在何往非道道之所在具列下文

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

註五者所以禁盜而反為盜資也

疏室中庫藏以貯財寶賊起妄心斟量商度有無必中其驗若神故言聖也戮力同

心不避人傑並爭先入豈非勇也矢石相交不顧性命出競居後豈非義也知可則爲不可則止識其安危審其凶吉往必克捷是其智也輕財重義取少讓多分物均平是其仁也五者則向之聖勇義智仁也夫爲一盜必資五德五德不備盜則不成是知無聖智而成巨盜者天下未之有也

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

疏聖人之道謂五德也以向如是以理觀

之爲善之徒不履五德則無由立身行道盜跖之類不資聖智豈得行其盜竊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

註信哉斯言斯言雖信而猶不可亡聖者猶天下之知未能都亡故須聖道以鎮之也群知不亡而獨亡聖知則天下之害又多於有聖矣然則有聖之害雖多猶愈於亡聖之無治也雖愈於亡聖故未若都亡之無害也甚矣天下莫不求利而不能一

亡其知何其迷而失致哉
跡夫善惡二途皆由聖智者也伯夷守廉
潔著名盜跖恣貪殘取利然盜跖之徒甚
衆伯夷之類蓋寡矣故知聖迹利益天下也
少而損害天下也多

故曰脣竭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聖人生
而大盜起

註夫竭脣非以寒齒而齒寒魯酒薄非以
圍邯鄲而邯鄲圍聖人生非以起大盜而
大盜起此自然相生必至之勢也夫聖人

雖不立尚於物而亦不能使物不尚也故人無貴賤事無真僞苟効聖法則天下吞聲而闇服之斯乃桀跖之所至賴而以成其大盜者也

疏春秋左傳云脣亡齒寒虞虢之謂也邯鄲趙城也昔楚宣王朝會諸侯魯恭公後至而酒薄宣王怒將辱之恭公曰我周公之胤行天子禮樂勲在周室今送酒以失禮方責其薄無乃太甚乎遂不辭而還宣王怒興兵伐魯梁惠王恒欲伐趙畏魯救

之今楚魯有事梁遂圍邯鄲而邯鄲圍亦
由聖人生非欲起大盜而大盜起勢使之
然也
掊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
註夫聖人者天下之所尚也若乃絕其所
尚而守其素朴棄其禁令而代以寡欲此
所以掊擊聖人而我素朴自全縱舍盜賊
而彼姦自息也故古人有言曰閑邪存誠
不在善察息淫去華不在嚴刑此之謂也
跡掊打也聖人猶聖迹也夫聖人者智周

萬物道濟天下今言掊擊者亦貶斥仁義絕聖棄智之意也不貴難得之貨故縱舍盜賊不假嚴刑而天下太平也

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

註竭川非以虛谷而谷虛夷丘非以實淵而淵實絕聖非以止盜而盜止故止盜在去欲不在彰聖知

疏夫智慧出則姦僞生聖迹亡則大盜息猶如川竭谷虛丘夷淵實豈得措意必至

之宜死息也

天下平而無故矣

註非唯息盜爭尚之迹故都去矣

跡故事也絶聖棄智天下太平人歌擊壤

故無有爲之事

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

是重利盜跖也

註將重聖人以治天下而桀跖之徒亦資

其法所資者重故所利不得輕也

跡若夫淳樸之世恬惔無爲物各歸根人

皆復命豈待教迹而後寔乎及至聖智不忘大盜斯起雖復貴聖法治天下無異重利盜跖何者所以夏桀肆其害毒盜跖肆其貪殘者由資乎聖迹故也向無聖迹夏桀豈得居其九五毒流黎庶盜跖何能擁卒數千橫行天下所資既重所利不輕以此而推過由聖智也

爲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爲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爲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爲之仁義以矯

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

註小盜之所困乃大盜之所資而利也

疏斛者今之函所以量物之多少權稱錘也衡稱梁也所以平物之輕重也符者分爲兩片合而成一即今之銅魚木契也璽者是王者之玉印握之所以攝召天下也仁恩也義宜也王者恩被蒼生循宜作則所以育養黔黎也此八者天下之利器也不可相無也夫聖人立教以正邦家田成用之以竊齊國豈非害於小賊而利大盜

者乎

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邪

跡鉤者腰帶鉤也夫聖迹之興本懲惡勸善今私竊鉤帶必遭刑戮公劫齊國飜獲諸侯仁義不存無由率衆以此而言豈非竊聖迹而盜國邪何以知其者假問也彼竊以下假答也

故逐於大盜揭諸侯竊仁義幷斗斛權衡符

璽之利者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

註夫軒冕斧鉞賞罰之重者也重賞罰以禁盜然大盜者又逐而竊之則反為盜用矣所用者重乃所以成其大盜也大盜也者必行以仁義平以權衡信以符璽勸以軒冕威以斧鉞盜此公器然後諸侯可得而揭也是故仁義賞罰者適足以誅竊鉤者也

疏逐隨也勸勉也禁止也軒車也冕冠也

夫聖迹之設本息姦衺而田恒遂用其道而竊齊國權衡符璽悉共有之誓揭諸侯安然南面胡可勸之以軒冕威之以斧鉞者哉小曰斧大曰鉞又云黃金飾斧

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

註夫跖之不可禁由所盜之利重也利之所以重由聖人之不輕也故絕盜在賤貨不在重聖也

○跡盜跖所以擁卒九千橫行天下者亦賴○

於五德故也向無聖智豈得爾乎是知驅
馬掠人不可禁制者原乎聖人作法之過
也

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註魚失淵則爲人禽利器用則爲盜資故
不可示人
跡脫失也利器聖迹也示明也魚失水則
爲物所傷禽利器示人則爲人所執故不
可也

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

註夫聖人者誠能絶聖棄知而反冥物極物極各冥則其迹利物之迹也器猶迹耳可執而用曰器

跡聖人則堯舜文武等是也

非所以明天下也

註示利器於天下所以資其盜賊

跡夫聖人馭世應物隨時揖讓干戈行藏匪一不可執固明示天下若執而行者必致其弊即燕噲白公之類是也

故絶聖棄知大盜乃止

註去其所資則未施禁而自止也
疏棄絕聖智天下之物各守其分則盜自
息
擿玉毀珠小盜不起
註賤其所寶則不加刑而自息也
疏藏玉於山藏珠於川不貴珍寶豈有盜
濫
焚符破璽而民朴鄙
註除矯之所賴者則無以行其姦巧
疏符璽者表誠信也矯詐之徒賴而用之

故焚燒毀破可以反樸還淳而歸鄙野

掊斗折衡而民不爭

註夫小平乃大不平之所用也

疏斗衡者所以量多少稱輕重也既遭斗竊𨿽爲盜資掊擊破壞合於古人之智守

故無忿爭

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

註外無所矯則内全我朴而無自失之言也

疏殫盡也殘毀也聖法謂五德也既殘

王又毀五帝蘧廬咸盡芻狗不陳忘筌忘蹄物我冥極然後始可與論重妙之境議道德之遐也

擢亂六律鑠絕竽瑟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

註夫聲色離曠有耳目者之所貴也受生有分而以所貴引之則性命喪矣若乃毀其所貴棄彼任我則聰明各全人含其真也

䟽擢拔也鑠消也竽形與笙相似並布管於匏內施簧於管端瑟長八尺一寸闊一尺八寸二十七絃伏犧造也夫耳淫宮徵慕師曠之聦目滯玄黄希離朱之視所以心神奔馳耳目竭喪既而拔管絶絃銷金絶緯毀黄華之曲棄白雪之歌滅黼黻之文散紅紫之采故膠離朱之目除矯效之端塞瞽曠之耳去亂群之帥然後人皆自得物無喪我極耳之所聽而反聽無聲悉目之能視而內視無色天機自張無爲之

○至也豈有明暗優劣於其間哉是以天下○和平萬物同德率已聞見故人含其聰明含懷養之謂

毀絶鉤繩而棄規矩攦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

註夫以蜘蛛結蟯之陋而布網轉丸不求之於工匠則萬物各有能也所能雖不同而所習不敢異則若巧而拙矣故善用人者使能方者為方圓者為圓各任其所能人安其性不責萬民以工倕之巧故衆技

以不相能似拙而天下皆自能則大巧矣夫用其自能則規矩可棄而妙匠之指可攦也

疏鉤曲繩直規圓矩方工倕是堯工人作規矩之法亦云舜臣也攦折也割也工倕稟性機巧運用鉤繩割刻異端述作規矩遂令天下黔黎誘然放效舍己逐物實此之由若使棄規絕繩攦割倕指則人師分內咸有其巧譬猶蜘網蜣丸豈關矜企人事若天機巧也事出老經

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

註去其亂群之率則天下各復其朴而同於玄德也

跡削除也鉗閉也攘却也玄原也道也曾參至孝史魚忠直楊朱墨翟稟性宏辯彼四子者素分天然遂使天下學人捨己效物由此亂群失其本性則除忠信之行鉗閉浮辯之口攘去蹩躠之仁棄擲踶跂之義於是物不喪真人皆自得率性全理故

與玄道混同也
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鑠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矣
疏鑠銷散也累憂患也只為自衒聰明故憂患斯集使蒼生顛化而銷散也若能含抱聰明於內府而不衒於外者則物皆適樂而無憂患也
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
疏若能知於分內養德而不蕩者固當履

環中之正道游害內而不惑豈有倒置哀
僻於其間哉

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其德
而以爚亂其天下者也

註此數人者所稟多方故使天下躍而效
之效之則失我我失由彼則彼爲亂主矣
夫天下之大患者失我也

疏以前數子皆稟分過人不能韜光匿燿
而楊波混俗剽名於表立德於外引物從
已炫燿群生天下亡德而不反本失我之

原斯之由也

法之所無用也

註若夫法之所用者視不過於所見故衆目無不明聽不過於所聞故衆耳無不聰士不過於所能故衆技無不巧知不過於所知故群性無不適德不過於所得故群德無不當安用立所不逮於性分之表使天下奔馳而不能自反哉

跡夫率性而動動必由性此法之妙也而曽史之徒以己引物既無益於當世龖有

損於将來雖設此法終無所用也

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犧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

註足以紀要而已跡已上十二氏並上古帝王也當時既未有史籍亦不知指次第前後刻木為契結繩表信上下和平人心淳樸故易云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

甘其食美其服

註適故常甘當故常美若思夫多靡則無時慊矣

樂其俗安其居

疏止分故甘去華故美混同故樂恬淡故安居也

鄰國相望雞犬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

註無求之至

疏境邑相比相去不遠雞犬吠聲音聞相

接而性各自足無求于世卒于天命不相
往來無爲之至
若此之時則至治已
跡無欲無求懷道抱德如此時也豈非至
哉
今遂至使民延頸擧踵曰某所有賢者嬴糧
而趣之則內棄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跡
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
註至治之迹猶致斯弊
跡嬴累也亦是至理之風播而爲教貴此

文近使物學之尚賢路開尋師訪道引領
舉足遠適他方軌轍交行足跡所接裹糧
負販不憚千里內則棄親而不孝外則去
主而不忠至治之迹遂致斯弊也
則是上好知之過也
註上謂好知之君知而好之則有斯過矣
跡尚至治之迹好治物之智故致斯也
上誠好知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
跡在上君王不能無為恬憺清虛合道而
以知能治物物必弊之故大亂也老君云

以知治國國之賊也

何以知其然邪

䟽假設疑問出其所由

夫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鉤餌罔罟罾笱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落罝罘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

註攻之愈密避之愈巧則雖禽獸猶不可圖之以知而況人哉故治天下者唯不任知任知無妙也

䟽網小而柄形似畢星故名為畢以繩繫

箭射謂弋罟罾皆網也笱曲梁也亦筌也
削格爲之即今之鹿角馬槍以繩亦羅落
而取獸也罝罘免網也既以智治於物寧
無沸騰之患故治國者必不可用智也
知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
惑於辯矣
註上之所多者下不能安其少也性少而
以逐多則迷也
䟽智數詐僞漸漬毒害於物也頡滑骨稽
也亦姦黠也解垢詐僞也夫骨稽堅白之

○智譎詭同異之譚諒有虧於真理無益於○世教故遠觀譬於若訥愚俗惑於小辯

故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知

疏每每昏昏貌也夫忘懷任物則守內清夷執迹用智則天下大亂故知上下昏昏由乎好智

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

註不求所知而求所不知此乃舍己効人而不止其分也

疏所以知者分内也所不知者分外也舍内求外非惑如何也

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以善者

註善其所善爭尚之所由生也

疏所不善者桀跖也所以善者聖迹也盜跖行不善以據東陵田恒行聖迹以竊齊國故臧穀業異亡羊趣同或桀跖行殊損性均也愚俗之徒妄生臧否善與不善誠未足定也

是以大亂故上悖日月之明下爍山川之精

中墮四時之施喘耎之蟲肖翹之物莫不失○
其性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
註夫吉凶悔吝生於動也而知之所動誠
能搖蕩天地運御群生故君人者胡可以
不忘其知哉
疏是以仍上辭也只爲上來用智執迹故
天下大亂悖亂也爍銷也墮壞也附地之
徒曰喘耎飛空之類曰肖翹皆輕小物也
夫執迹用智爲害必甚故能鼓動陰陽搖
蕩天地日月爲之薄蝕山川爲之崩竭炎

涼爲之愆敘風雨所以不時飛走水陸失其本性好知毒物一至於此也

自三代以下者是已舍夫種種之民而悅夫役役之佞釋夫恬惔無爲而悅夫啍啍之意啍啍已亂天下矣

註啍啍以已誨人也

跡自從也三代謂夏殷周也種種淳樸之人役役輕黠之貌釋廢也啍啍以已誨人也夫上古至淳之世素樸之時像圓天而清虛法方地而安靜而爲族同禽獸之無知

逮乎散澆去淳離道背德而五常聖迹已彰三代用知更甚舍淳樸之素士愛輕黠之佞夫廢無欲之自安恱有心之誨物已亂天下可不悲夫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十二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十三

河　南　郭　象　註

唐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外篇在宥第十一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

註宥使自在則治治之則亂也人之生也直莫之蕩則性命不過欲惡不爽在上者不能無為上之所為而民皆赴之故有誘慕好欲而民性淫矣故所貴聖王者非貴其能治也貴其無為而任物之自為也

疏宥寬也在自在也治統馭也寓言云聞諸賢聖任物自在寬宥即天下清謐若立教以馭蒼生物失其性如伯樂治馬也

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

疏性者稟生之理德者功行之名故致在宥之言以防遷淫之過若不任性自在恐物淫僻喪性也若不宥之復恐効他其德遷改也

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

註無治乃不遷淫

疏性正德定何勞布政治之哉有政不及無政有爲不及無爲

昔堯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是不恬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

註夫堯雖在宥天下其迹則治也治亂雖殊其於失後世之恬愉使物爭尚畏鄙而不自得則同耳故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也

疏恬靜也愉樂也瘁憂也堯以德臨人人○歌擊壤乖靜性也桀以殘害於物物遭憂瘁乖其愉樂也堯桀政代斯異使物失性均也

夫不恬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長久者天下無之

註恬愉自得乃可長久

疏堯以不恬治人桀以不愉取物不合淳和之性欲得長久天下未之有也

人大喜邪毗於陽大怒邪毗於陰陰陽并毗

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傷人之形乎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

踈毗助也喜出於魂怒出於魄人禀陰陽與二儀同氣堯令百姓喜毗陽暄舒桀使人怒助陰慘肅人喜怒過分天則失常盛夏不暑隆冬無霜既失和氣加之天災人多疾病豈非反傷形乎不可有為作法必致殘傷也

○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

註此皆堯桀之流使物喜怒太過以致斯○

患也人在天地之中最能以靈知喜怒擾
亂群生而振蕩陰陽也故得失之間喜怒
集乎百姓之懷則寒暑之和敗四時之節
差百度昏亡萬事失落也
跡為滯喜怒遂使百姓謀慮失真既乖憲
章之法斯敗也已

於是乎天下始喬詰卓鷙而後有盜跖曾史
之行故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足
註慕賞乃善故賞不能供
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

註畏罰乃止故罰不能勝

疏喬詐僞也詰責問也卓獨也鷙猛也於是喬僞詰責卓爾不群獨懷鷙猛輕陵於物自堯爲始次後有盜跖之惡曾史之善善惡既著賞罰條焉慕賞行善懼罰止惡舉天下斧鉞不足以罰惡傾宇宙之藏不足以賞善給猶足也

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賞罰

疏若忘賞罰任真乃在足也

自三代以下者匈匈焉終以賞罰爲事彼何

暇○安其性命之情哉

註忘賞罰而自善性命乃大足耳夫賞罰者聖王之所以當功過非以著勸畏也故理至則遺之然後至一可反也而三代以下遂尋其事迹故爲匈匈焉與迹競逐終以所寄爲事性命之情何暇而安哉

疏匈匈讙譁也競逐之謂也人懼斧鉞之誅又慕軒冕之賞心懷百慮事出萬端匈匈競逐而不知止夏殷已來其風漸扇賞罰擾擾終日荒忙有何容暇安其性命

而且悅明邪是淫於色也悅聰邪是淫於聲也

疏悅受染也淫耽滯也希離慕曠爲滯聲色也

悅仁邪是亂於德也悅義邪是悖於理也

疏德無憎愛偏愛故亂德理無是非裁非故逆理悖逆也

悅禮邪是相於技也悅樂邪是相於淫也

疏禮者擎跽曲拳節文隆殺樂者咸池大夏律呂八音說禮乃助浮華技能愛樂更

助宮商淫聲

悦聖邪是相於藝也悦知邪是相於疵也

註當理無悦悦之則致淫悖之患矣相助也

疏説聖迹助世間之藝術愛智計益是非之疵病也

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存可也亡可也

註存亡無所在任其所受之分則性命安矣

疏八者聰明仁義禮樂聖智是也言人稟分不同性情各異離曠曾史素分有者存之可也衆人性分本無企慕乖真亡之可也

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臠卷傖囊而亂天下也

註必存此八者則不能縱任自然故爲臠卷傖囊也

疏臠卷不舒放之容也傖囊怱遽之貌天下群生唯知分外不能安任臠卷自拘夸

○華人事倉囊急速爭馳逐物由八者不忘
致斯弊者也
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甚矣天下之惑也
註不能遺之巳爲誤矣而乃復尊之以爲
貴豈不甚惑哉
疏前八者亂天之經不能忘遺巳是大惑
方復尊敬用爲楷模痛惜甚也
豈直過也而去之邪乃齋戒以言之跪坐以
進之鼓歌以儛之吾若是何哉
註非直由寄而過去也乃珍貴之如此

疏八條之義事同芻狗過去之後不合更收誡禁致齋明言執禮君臣跪坐更相進獻鼓九韶之歌舞大章之曲珍重遽廬一至於此莊生目擊無奈之何也

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蒞天下莫若無爲無爲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

註無爲者非拱默之謂也直各任其自爲則性命安矣不得已者非迫於威刑也直抱道懷朴任乎必然之極而天下自賓也

疏君子聖人也不得已臨蒞天下恒自無

爲雖復無爲非關拱默動寂無心而性命之情未始不安也

故貴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寄天下

註若夫輕身以赴利棄我而殉物則身且不能安其如天下何踈貴身賤利內我外物保愛精神不蕩於世者故可寄坐萬物之上託化於天下也

故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藏無擢其聰明

註解擢則傷也

疏五藏精靈之宅聰明耳目之用若分辨五藏情識顯擢聰明之用則精神奔馳於內耳目竭喪於外矣

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

註出處默語常無其心而付之自然

疏聖人寂同死尸寂泊動類飛龍在天豈有寂動理教之異哉故寂而動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欲明寂動動寂理教教理不一異也

神動而天隨

註神順物而動天隨理而行

疏神者妙萬物而爲言也即動即寂德同蒼旻隨順生物也

從容無爲而萬物炊累焉

註若遊塵之自動

疏累塵也從容自在無爲虛淡若風動細塵清空中浮物陽氣飄颻任運去留非己

吾又何暇治天下哉

註任其自然而已

疏物我齊混俱合自然何勞功暇更爲治

法也

崔瞿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藏人心老聃曰汝愼無攖人心

註攖之則傷其自善也

䟽姓崔名瞿不知何許人也旣問在宥不治人心何以復善答曰宥之放之自合其理作法理物則攖撓人心引下文云

人心排下而進上

註排之則下進之則上言其易揺蕩也

䟽人心排他居下進己在上皆常情也

上下囚殺

註無所排進乃安全耳

疏溺心上下爲境所牽如禁之囚攖煩困若

淖約柔乎剛彊

註言能淖約則剛彊者柔矣

疏淖約柔弱也矯情行於柔弱欲制服於剛彊

廉劌彫琢其熱焦火其寒凝冰

註夫焦火之熱凝冰之寒皆喜怒并積之

所生若乃不彫不琢各全其朴則何氷炭之有哉

疏廉務名也劌傷也彫琢名行欲在物前若違情起怒寒甚凝氷順心生喜熱踰焦火

其疾俛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

註風俗之所動也

疏逐境之心一念之頃已遍十方況俛仰之間不再臨四海哉

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縣而天

註靜之可使如淵動之則係天而踊躍也

疏有欲之心去無定準偶爾而靜如流水之遇淵潭觸境而動類高天之縣不息動之則係天踊躍

僨驕而不可係者其唯人心乎

註人心之變靡所不爲順而放之則靜而自通治而係之則跂而僨驕僨驕者不可禁之勢也

疏排下進上美惡喜怒僨發驕矜不可禁制者其在人心乎

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攖人之心

註夫黃帝非爲仁義也直與物冥則仁義之迹自見迹自見則後世之心必自殉之是亦黃帝之迹使物攖也

䟽黃帝因宜作則慈愛養民實異偏尚之仁義非之義後代之主執之軌轍蒼生名之爲聖攖人之心自此始也弊起後王釁非黃帝

堯舜於是乎股無胈脛無毛以養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爲仁義矜其血氣以規法度然

猶有不勝也

跡肢白肉也堯舜行黄帝之迹心形瘦弊股瘦無白肉脛禿無細毛養天下形容安萬物情性五藏憂愁於内血氣矜莊於外行仁義以爲規矩立法度以爲楷模尚不免流放凶族則有不勝

堯於是放讙兜於崇山投三苗於三峗流共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

疏昔帝鴻氏有不才子天下謂之渾沌即讙兜也爲黨共工放南裔也縉雲氏有不

才子天下謂之饕餮即三苗也爲堯諸侯封三苗之國國在左洞庭右彭蠡居豫章近南嶽三峗山名在西裔即秦州西羌也少昊氏有不才子天下謂之窮奇即共工也爲堯水官幽都在北方即幽州之地尚書有殛鯀此文備也四人皆包藏凶惡不遵堯化故投諸四裔是堯不勝天下之事故四凶由舜今稱堯者其時舜攝堯位故耳

夫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

註夫堯舜帝王之名皆其迹耳我寄斯迹而迹非我也故駭者自世世彌駭其迹愈粗粗之與妙自塗之夷險耳遊者豈常改其足哉故聖人一也而有堯舜湯武之異明斯異者時世之名耳未足以名聖人之實也故夫堯舜者豈直一堯舜而已哉是以雖有矜愁之貌仁義之迹而所以迹者故全也

疏施延也自黃帝延乎堯舜聖迹滯物擾亂延及三王驚駭更甚

下有桀跖

疏桀跖行小人之行爲下曾史行君子之行爲上

上有曾史而儒墨畢起

疏謂儒墨守迹是非因之而起也

於是乎喜怒相疑

疏喜是怒非更相疑貳

愚知相欺

疏飾智驚愚互爲欺侮

善否相非

疏善與不善彼此相非

誕信相識

疏誕虛信實自相識誚

而天下衰矣

註莫能齊於自得

第七

疏相仍糾紛宇宙衰也

大德不同而性命爛漫矣

註立小異而不止於分

疏喜怒是非熾然大盛于涂故夭年夫枉

性命爛漫爛漫散亂也

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

註知無涯而好之故無以供其求

疏聖人窮無崖之智百姓焉不竭哉

於是乎釿鋸制焉繩墨殺焉椎鑿決焉

註彫琢性命遂至於此

疏繩墨正木之曲直禮儀示人之隆殺椎鑿穿木之孔竅刑法決人之身首工匠運斤鋸以殘木聖人用禮法以傷道

天下脊脊大亂罪在攖人心故賢者伏處大山嵁巖之下而萬乘之君憂慄乎廟堂之上

○註若夫任自然而居當則賢愚襲情而貴賤履位君臣上下莫匪爾極而天下無患矣斯迹也遂攖天下之心使奔馳而不可止故中知以下莫不外飾其性以眩惑衆人惡直醜正蕃徒相引是以任真者失其據而崇僞者竊其柄於是主憂於上民困於下矣

疏脊脊相踐籍也一云亂宇宙大亂罪由聖智君子道消晦迹林藪人君雖在廟堂心恒憂慄既無良輔恐國傾危也

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楊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

疏殊者決定當死也桁楊者械也夾脚及頸皆名桁楊六國之時及衰周之世良由聖迹黥劓五刑遂使桁楊者盈衢殊死者相枕残兀滿路相枕相望明其多也

而儒墨乃始離跂攘臂乎桎梏之間意甚矣哉其無愧而不知恥也甚矣

註由腐儒守迹故致斯禍不思捐迹反一而方復攘臂用迹以治迹可謂無愧而不

知恥之甚也

疏離跂用力貌也聖迹謂害物之具而儒墨方復攘臂分外用力於桎梏之間執迹封教救當世之弊何荒亂之能極哉故發噫歎息傷固陋不已愧而不恥也

吾未知聖知之不爲桁楊接槢也仁義之不爲桎梏鑿枘也

註桁楊以接槢爲管而桎梏以鑿枘爲用聖知仁義者遠於罪之迹也迹遠罪則民斯尚之尚之則驕詐生焉驕詐生而禦姦

之器不具者末之有也故棄所尚則矯詐不作矯詐不作則桁楊桎梏廢矣何鑿枘接槢之為哉

疏接槢械楔也鑿孔也以物內孔中曰枘械不楔不牢梏無孔無用亦猶憲章非聖迹不立桀跖無仁義不行聖迹是攖擾之原仁義是殘害之本

焉知曾史之不為桀跖嚆矢也

註嚆矢矢之猛者言曾史為桀跖之利用也

○疏嚆箭鏃有孔猛聲也聖智是竊國之具○仁義爲凶暴之資曾史爲桀跖利用猛箭故云然也

故曰絕聖棄知而天下大治

註法其所以攖也

疏絕竊國之具棄凶暴之資即宇内清平言大治也

黄帝立爲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

疏德化詔令寓内大行

聞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

䟽空同山涼州北界廣成即老子別號也
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
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
䟽五穀黍稷菽麻麥也欲取窈冥之理天
地陰陽精氣助成五穀以養蒼生也
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羣生爲之奈何
䟽遂順也欲象陰陽設官分職順羣生之
性問其所以
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
註問至道之精可謂質也

跡而汝也欲播植五穀官府二儀所問祖淺不過形質爭深玄之致是抵訶也

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

註不任其自爾而欲官之故殘也

跡苟欲設官分職引物從己既爭造化必致傷殘

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

跡族聚也分百官放陰陽有心治萬物必致凶災雨風不調炎涼失節雲未聚而雨

降本尚青而葉落攙搶薄蝕三光昏晦人
　心遺擾玄象荒怠
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
　翦翦狹劣貌也汝是諂佞之人心其狹
　劣何能語至道也
黄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閒居三月復
往邀之
　黄帝退清齋一心舍九五尊位築特室
　避讙囂藉白茅以潔淨閑居經時重往請
　道邀過也

廣成子南首而卧黄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蹷然而起曰善哉問乎

註人皆自修而不治天下則天下治矣故善之也

䟽使人治物物必攖煩各各治身天下清正故善之蹷然疾起

來吾語汝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

註窈冥昏默皆了無也夫莊老之所以屢稱無者何哉明生物者無物而物自生耳自生耳非爲生也又何有爲於已生乎跡至道精微心靈不測故寄窈窅深遠昏默玄絕

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

註忘視而自見忘聽而自聞則神不擾而形不邪也

跡耳目無外視聽抱守精神境不能亂心與形合自冥正道

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揺汝精乃可以長生

註任其自動故問靜而不大也

跡清神靜慮體無所勞不緣外境精神常寂心閑形逸長生久視

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汝神將守形形乃長生

註此皆率性而動故長生也

跡任視聽而無所見聞根塵既空心亦安靜照無知慮應機常寂神淡守形可長生久視也

愼汝內

註全其眞也

疏忘心全漠也

閉汝外

註守其分也

疏絕視聽守分也

多知爲敗

註知無崖故敗

疏不愼智慮心神旣困耳目竭於外何不敗哉

○我爲汝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
爲汝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

註夫極陰陽之原乃遂於大明之上入於
窈冥之門也

疏陽動也陰寂也遂出也至人應動之時
智照如日月名大明也至陽之原表從本
降迹故言出也無感之時深根寂然凝湛
也至陰之原亦攝迹歸本故曰入窈冥之
門廣成示黃帝動寂兩義故託陰陽二門
也

天地有官陰陽有藏

註但當任之

慎守汝身物將自壯

疏天官謂日月星辰能照臨四方綱維萬物稱官也地官謂金木水火土能維持動植運載群品亦稱官也陰陽二氣春夏秋冬各有司存如藏府也咸得隨任無不稱適何違造化更立官府也汝但無為慎守汝身一切萬物自然昌盛何勞措心自貽伊慼哉

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常衰

註取於盡性命之極極長生之致耳身不夭乃能及物也

疏保恬淡一心處中和妙道攝衛修身雖有壽考之年終無衰老之日

黄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

註天無爲也

疏歎聖道之清高可與玄天合德也

廣成子曰來余語汝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

爲終

跡死生變化物理無窮俗人愚惑謂有終始

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爲極

註徒見其一變也

跡萬物不測千變萬化愚人迷執謂有限極

得吾道者上爲皇而下爲王

註皇王之稱隨世之上下耳其於得通變之道以應無窮一也

疏得自然之道上逢淳樸之世則作犧農下遇澆季之時應爲湯武皇王迹自夷險道之一也

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爲土

註失無窮之道則自信於一變而不能均同上下故俯仰異心

疏喪無爲之道滯有欲之心生則覩於光明死則便爲土壤迷執生死不能均同上下故有兩名也

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故余將去汝

註土無心者也生於無心故當反守無心而獨往也

跡夫百物昌盛皆生於地及其彫落還歸於土世間萬物從無而生死歸空寂生死不二不滞一方今將去汝任適也

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

註與化俱也

跡反歸冥寂之本入無窮之門應變天地之間游無極之野

○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爲常

註都任之也

疏參同也與三景齊明將二儀同久豈千二百歲哉

當我緡乎遠我昬乎

註物之去來皆不覺也

疏聖人無心若鏡機富感發即應感冥符若前機不感即昏然晦迹也

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

註以死生爲一體則無往而非存

疏一死生明變化末始非我無去無來我

獨存也人執生死故憂患之

雲將東遊過扶揺之枝而適遭鴻蒙鴻蒙方將拊髀雀躍而遊

疏雲將雲主將也鴻蒙元氣也扶揺木神生東海也亦云風遭遇也拊拍也雀躍跳躍也寓言也夫氣是生物之元也雲為雨澤之本也木是春陽之鄉東為仁惠之方舉此四事示君王御物以德澤為先也

雲將見之

○疏怪其容儀殊俗動止異凡故問行李之

由庶為理物之道也

倘然止贄然立曰叟何人邪叟何為此

疏倘驚疑貌贄不動也叟長老名也

鴻蒙拊髀爵躍不輟對雲將曰遊

疏乘自然變化敖遊也

雲將曰朕願有問也鴻蒙仰而視雲將曰吁

雲將曰天氣不和地氣鬱結

疏二氣不降不升鬱結也

六氣不調

疏陰陽風雨晦明此六氣也

四時不節
䟽春夏秋冬節令愆滯其序
今我願合六氣之精以育群生為之奈何
䟽我欲合六氣精華以養萬物故問也
鴻蒙拊髀爵躍掉頭曰吾弗知吾弗知
䟽萬物咸稟自然若措意治之必乖造化
故掉頭不答
雲將不得問又三年東遊過有宋之野而適
遭鴻蒙雲將大喜行趨而進曰天忘朕邪天
忘朕邪再拜稽首願聞於鴻蒙

䟽故如上天再言忘朕幸憶往時也
鴻蒙曰浮遊不知所求
註而自得所求也
䟽浮遊處世無貪取也
猖狂不知所往
註而自得所往也
䟽無心忘行無的當也
遊者鞅掌以觀无妄
註夫内足者舉目皆自正也
䟽鴻蒙游心之處寬大涉見之物衆多能

觀之智知所觀之境無妄也鞅掌衆多也
朕又何知
註以斯而已矣
蹤浮游猖狂虛心任物物各自正我復何
知
雲將曰朕也自以爲猖狂而民隨予所往朕
也不得已於民今則民之放也
註夫乘物非爲迹而迹自彰猖狂非招民
而民自往故爲民所放效而不得已也
蹤我同鴻蒙無心馭世不得已臨人人則

隨我迹便爲物放效也

願聞一言

跡願聞要旨庶決深疑

鴻蒙曰亂天之經逆物之情玄天弗成

註若夫順物性而不治則情不逆而經不

亂玄默成而自然得也

跡亂天然常道逆物真性即譎詐方起自

然之化不成也

解獸之羣而鳥皆夜鳴

註離其所以静也

䟽放效迹彰害物災起獸則驚群散起鳥

則駭飛夜鳴

災及草木禍及昆蟲

註皆坐而受害也

䟽草木未霜零落災禍及昆蟲昆明也向

陽啓蟄

噫治人之過也

註夫有治之迹亂之所由生也

䟽天治斯滅治人過也

○雲將曰然則吾奈何

跡欲請不治之術

鴻蒙曰噫毒哉

註言治人之過深

跡重傷禍敗屢嘆噫聲

僊僊乎歸矣

註僊僊坐起之貌嫌不能憒然通放故遣

使歸

跡僊僊輕舉之貌嫌雲將治物為禍故示

輕舉勸令息迹歸本

雲將曰吾遇天難願聞一言鴻蒙曰噫心養

註夫心以用傷則養心者其惟不用心乎

疏養心之術列在下文

汝徒處無為而物自化

疏徒但也但處心無為而物自化

墮爾形體吐爾聰明倫與物忘

註理與物皆不以存懷而闇付自然則無為而自化矣

疏倫理也墮形體忘身也吐聰明忘心也身心兩忘物我雙遣是養心也

大同乎涬溟

註與物無際

疏溟涬自然之氣也茫蕩身心大同自然合體也

解心釋神莫然無魂

註坐忘任獨

疏魂好知為也解釋遺蕩也莫然無知滌蕩心靈同死灰枯木無知魂也

萬物云云各復其根各復其根而不知

註不知而復乃真復也

疏云云衆多也衆多往來生滅不離自然

歸根明矣豈得用知然後復命矣哉

渾渾沌沌終身不離

註渾沌無知而任其自復乃能終身不離其本也

疏渾沌無知而任獨千變萬化不離自然

若彼知之乃是離之

註知而復之與復乖矣

疏用知慕生本乃離自然性也

無問其名無闚其情物固自生

註闚問則失其自生也

疏道離名言理絶情慮若以名問道以情闚理不亦遠哉能遣情忘名任于獨化物得生理也

雲將曰天降朕以德示朕以默躬身求之乃今也得

註知而不默常自失也

疏降道德之言示玄默之行立身以來方今始悟

再拜稽首起辭而行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已而惡人之異於已也

疏染習之人迷執日久同己喜懼異己嫌
惡也
同於己而欲之異於己而不欲者以出乎衆
爲心也
註心欲出羣爲衆儁也

疏夫是我而非彼喜同而惡異者必欲顯
己功名超出羣衆
夫以出乎衆爲心者曷常出乎衆哉
註衆皆以出衆爲心故所以爲衆人也若
我亦欲出乎衆則與衆無異而不能相出

○矣夫衆皆以相出爲心而我獨無往而不同乃大殊於衆而爲衆主也○

疏人以競先出乎衆爲心此是恒物鄙情何能獨超羣外同其光塵方大殊於衆而爲衆傑

因衆以寧所聞不如衆技衆矣

註吾一人之所聞不如衆技多故因衆則寧也若不因衆則衆之千萬皆我敵也

疏用衆人技能因衆人聞見卽無忿競所謂明者爲之視智者爲之謀也

而欲爲人之國者此攬乎三王之利而不見
其患者也
註夫欲爲人之國者不因衆之自爲而以
已爲之者此爲徒求三王主物之利而不
見已爲之患也然則三王之所以利豈爲

之哉因天下之自爲而任耳
疏用一已偏執爲國者徒求三王主物之
利不知爲喪身之大患也
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
○國乎
○

疏僥要也以皇王之國利要求非分爲一身之幸會者未嘗不身遭殞敗萬不存一故云幾何也

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之一而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

註已與天下相因而成者也今以一已而專制天下則天下塞矣已豈通哉故一身既不成而萬方有餘喪矣

疏以僥倖之心爲帝王之主論存已矣無一成語亡也有餘敗也

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

䟽此一句傷嘆君王不知僥倖爲弊矣

夫有土者有大物也

䟽九五尊高四海宏巨是稱大物也

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

註不能用物而爲物用即是物耳豈能物物哉不能物物則不足以有大物矣

䟽苟求三王之國不能任物自爲翻爲物用已自是物焉能物物斷不可也

而不物故能物物

註夫用物者不爲物用也不爲物用斯不物矣不物故物天下之物使各自得也

疏不爲物用而用於物者也

明乎物物者之非物也豈獨治天下百姓而已哉出入六合遊乎九州

註用天下之自爲故馳萬物而不窮

疏聖人通自然達造化運百姓心知用群生耳目是知物物者非物也豈獨戴黃屋坐汾陽佩玉璽治天下哉固當排六合陵太清超九州游姑射矣

獨往獨來是謂獨有

註人皆自異而已獨羣遊斯乃獨往獨來者也獨有斯獨可謂獨有矣

獨有之人是之謂至貴

註夫與衆玄同非求貴於衆而衆人不能不貴斯至貴也若乃信其偏見而以獨異爲心則雖同於一致故是俗中之一物耳非獨有者也未能獨有而欲饕竊軒冕冒取非分衆豈歸之哉故非至貴也

跡人皆自異而已獨與羣游斯乃獨往獨

來者也獨有斯獨可謂獨有矣欲出衆而已獨游衆無此能故名獨有獨有之人蒼生樂推百姓荷戴以斯爲主可謂至尊至貴也

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於響

章七 二十七

註百姓之心形聲也大人之教影響也大人之於天下何心哉猶影響之隨形聲耳

疏大人聖人也無心感應應不以心故百姓之心形聲也大人之教影響也

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

註使物之所懷各得自盡也
疏聖人心隨物感感亦稱機盡物懷抱
爲天下配
註問者爲主應故爲配
疏配匹也先感爲主應者爲匹也
處乎無響
註寂以待物
疏處寂也無感之時心如枯木寂無影響
也
行乎無方

註隨物轉化
跡行應機也逗機不定方所也
挈汝適復之撓撓
註撓撓自動也提挈萬物使復歸自動之
性即無爲之至也
跡撓撓自動也逗機無方還欲提挈汝等
羣品令歸自本性則無爲至也
以遊無端
註與化俱故無端
跡遊心與自然俱遊故無朕迹之端崖

出入無旁
註玄同無表
䟽出入塵埃生死之中玄同造物無邊可
見
與日無始

經七

註與日新俱故無始也
䟽與日俱新故無終始
頌論形軀合乎大同
註其形容與天地無異
䟽贊頌論語聖人盛德軀貌與二儀大道

合同外不闚乎宇宙內不有其己身也

大同而無己

註有己則不能大同也

疏合二儀同大道則物我俱忘也

無己惡乎得有有

註天下之難無者己也己既無矣則羣有不足復有之

疏己既無矣物焉有哉

覩有者昔之君子

註能美其名者耳

跡行仁義禮君臣者不離有爲君子也
覩無者天地之友
註覩無則任其獨生也
疏覩無爲之妙理見自然之正性二儀非
有萬物盡空翻有入無故稱爲友矣

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
也
註因其性而任之則治反其性而凌之則
亂夫民物之所以卑而賤者不能因任故
也是以任賤者貴因卑者尊此必然之符

也

踈民雖居下各有功能物雖輕賤咸負材用物無棄材人無棄用庶咸亨也

匿而不可不爲者事也

註夫事藏於彼故匿也彼各自爲故不可不爲但當因任耳

踈匿藏也事有隱顯性有工拙或顯於此或隱於彼或工於此或拙於彼但當任之悉事齊也

麤而不可不陳者法也

註法者妙事之迹也安可以迹麤而不陳妙事哉
疏法言教也以教望理理妙法粗取諭筌蹄故須陳說故也
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
註當乃居之所以為遠
疏義雖去道疏遠苟其合理應須取斷
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
註親則若偏故廣乃仁耳
疏親雖偏愛狹博周普愛乃大仁也

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
註夫禮節者患於係一故物物體之則積而周矣
疏積厚也節文也夫禮貴尚往來人情華薄故外示折旋内敦積厚此真禮也

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
註事之下者雖中非德
疏中順也修道之人和光處世卑順於物而志行清高涅而不緇其德也
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

註事之難者雖一非道况不一哉
䟽妙本一氣通生萬物甚自簡易其唯道
乎
神而不可不為者天也
註執意不為雖神非天况不神哉
䟽神功不測顯晦無方逗機無滯合天然
也
故聖人觀於天而不助
註順其自為而已
䟽聖人觀自然妙理大順羣物而不助其

性分此下釋前文
成於德而不累
註自然與高會也
疏能使境智冥會上德既成自無瑕累也
出於道而不謀
註不謀而一所以爲身
會於仁而不恃
疏老經云爲而不恃仁慈博愛貴在合宜
故無恃賴
薄於義而不積

註率性居遠非積也
疏先王蘧廬非可寶重已陳芻狗豈積而
留
應於禮而不諱
註自然應禮非由忌諱
疏妙本湛然迹應於禮豈拘忌諱
接於事而不讓
註事以禮接能否自任應動而動無所辭
讓
疏混俗揚波因事接物應機不取亦無辭

讓

齊於法而不亂

註御粗以妙故不亂也

疏因於物性以法齊之故不亂也

恃於民而不輕

註恃其自爲耳不輕用也

疏民惟邦本本固而邦寧故恃籍不敢輕用也

因於物而不去

註因而就任之不去其本也

疏順黔黎之心因庶物之性雖施於法教不令雜於性本

物者莫足爲也而不可不爲

註夫爲者豈以足爲故爲哉自體此爲故不可得而止也

疏物之禀生功用萬殊如羌蜋轉丸蜘蛛結網出自天然非關假學故素無之而不可強爲性中有者不可不爲也

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

註不明自然則有爲有爲而德不純也

疏闇自然之理則澆薄之德不純也

不通於道者無自而可

註不能虛己以待物則事事失會

疏閉虛玄道性故觸事面墻諒無從而可
也

不明於道者悲夫

疏闇天人之理惑君臣之義所作顛蹷深
可悲傷

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無爲而尊者天道也

註在上而任萬物之自爲也

疏無事無為尊高在上者合自然天道也

有為而累者人道也

註以有為為累者不能率其自得也

疏司職有為事累繁擾者人倫之道

主者天道也

註同乎天之任物則自然居物上

疏君在上任物合天道無為也

臣者人道也

註各當所任

天道之與人道也相去遠矣

註君任無爲而委百官百官有所司而君不與焉二者俱以不爲而自得則君道逸臣道勞勞逸之際不可同日而論之也

跡君位尊高委之宰牧臣道卑下竭誠奉上故君道逸臣道勞不可同日而語也

不可不察也

註不察則君臣之位亂矣

跡天道君而無爲人道臣而有事尊卑有隔勞逸不同各守其分則君臣咸無爲也必不能鑒理即勞逸失宜君臣亂矣夫二

儀生育變化無窮形質之中最爲廣大而新新變化念念推遷實爲等均所謂亭之毒之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十三